

征集令

人生在世，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弹指一挥间，又到了一年末。包饺子、放鞭炮、贴春联、看春晚……提到过年，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近期“墨香”向所有亲们征集关于“过年了”的稿件，您有什么感想，都可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，发给我们。另外，本报“风雅颂”栏目QQ群274791555，以及新浪博客“今日菏泽风雅颂”已开通，博客网址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3771641097>。我们将不定期举办主题征文和文学活动，欢迎大家多多关注；投稿邮箱：qlwbzh@sina.cn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间春节已近眼前。说实在的，现在过春节，总觉得没有从前年味来得浓烈，并不能在心中激起太大的波澜，似乎那时的孩子更盼过年，春节过得也有滋味。回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。

小时候，过年时，在农村经常听到这首歌谣：“二十三，祭罢灶，大人小孩哈哈笑，闺女要带花，小孩要买炮；老婆要添花布衫，老头要买新毡帽……”说的就是过春节所沿俗的传统程序和人们欢天喜地过年的心情。辞旧迎新之际，千家万户新桃换旧符，处处万象更新，人人喜笑颜开，村村弥漫着过年的味道。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，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过年的气息，从那些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，从那些人们舒畅的笑脸、闲适的心情中，从那夜空绽放的绚丽的烟花中，你会真切感受到过年特有的节日氛围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春节的祈盼，莫过于过年穿上新衣服，大块朵颐地海吃，可以尽兴撒欢地放鞭炮，可以走亲串友挣压岁钱，欢天喜地过大年。

从前，每年春节来临，家家户户开始计划着怎样迎接新的一年到来。首先便是购置年货，农村的人家要到县城赶年集，县城里比较繁华的去处是“大寓首”和“小寓首”，那是年集最为热闹的场所。县城的集市上赶集的人们一时间挤得水泄不通。鸣笛声、叫卖声、车铃声、讨价还价声、大呼小叫声汇集在一起，甚为热闹。人们买上一家人的新衣布料，买上地猪肉的粉条，买上孩子们爱吃的水果糖球，买上蜡烛、二踢脚、小鞭炮等，人们大包小裹地带上新喜的心情一同回家。农历二十三小年之后，打扫房屋和杀猪必不可少。那时候，农村养猪的人家很多，一般在年底卖出和屠宰。事先要支起大锅烧水，请村上的屠夫杀猪。杀猪时，孩子们也爱凑热闹，有的向屠夫讨要猪尿脬，里面放入几粒玉米粒，吹足了气扎上口，可以像气球一样拿着玩耍，摔在地上还能发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。在那个儿童玩具十分匮乏的年代，也算是一种玩耍的物件。也有的孩子向屠夫讨要猪

记忆·过



文/侯凌肖

蹄夹，他们在大锅里捞起一块块膘油，塞进猪蹄夹内，中间再放一段棉绳线，可以点着玩。一到晚上，“孩子王”会大呼小叫地召集三五个顽童聚在一起，点燃起猪油灯，比赛谁的油灯亮得时间长，火苗儿旺。于是桔黄色的火苗一闪一闪地映红了孩童们的张张笑脸，笑声便洒满了街头巷尾，平添了孩童们童年的欢乐和幸福，相信这一情景会永远定格在童年的记忆里。

其中最为温暖的，便是母亲为儿女过年而赶制棉衣、棉鞋的情景。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年有新棉衣棉鞋穿，每天晚上，母亲都是戴上老花镜，在青灯如豆的油灯下，赶制新棉衣、棉鞋，往往做到很晚很晚。有时半夜醒来，看见母亲仍戴着老花镜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纳鞋底。那躬身劳作的身影映照在老屋的墙壁上，麻绳拉来拉去的“吱吱”声，至今仿佛仍回响在耳旁！感人的那一幕，将永远烙印在子女们记忆的底片上。

春节是那烈烈的酒，更是浓浓的情。过年，是老年人看到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。除

夕之夜，万家团圆，其乐融融。漂泊在外的游子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春节始终在人们心目中分量格外重，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风霜愈醇的古老文化，它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难以割舍的情怀和符号。记忆中，除夕之夜，年夜饭吃完，长者给孩童“压岁钱”。然后，全家人围坐炉边，说说笑笑通宵不眠，谓之为“守岁”。在老辈人眼里，过年是贴对联、祭祖、吃团圆饭、拜年等，举行各种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庆贺仪式。在小辈人记忆中是放松身心，要压岁钱，放鞭炮，穿新衣，这是固定的民族文化传统，是连缀当代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金缕玉片，缺少了这些，春节就不成为年了。民俗深深地烙印着时代的印记，又蕴藏了传统文化基因精华，是历史积淀的时尚。

时过境迁。孩童时代的过年祈盼，在人们的心中刻下了美好记忆，让人难以忘怀。让我们共同祝福和祈盼祖国更加繁荣昌盛，一年更比一年好，共同见证和记载，人们生活日日攀高的幸福历程。

岁岁年年 恁不同

文/杨振



又是一年新春到。我已经度过了73个春节，回顾过去那些个年，感慨不已，果真是年年岁岁都是过，岁岁年年恁不同。

小时候，最喜欢过年，最盼望过年。还没等进入腊月，就掰着手指数算着还有几天过年。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，农村还很穷，平时很少能吃上个白面馒头，更不要说吃肉了，也很少能穿上件新衣服。只有到过年了，穿新衣、戴新帽、吃饺子、放鞭炮，家家户户好热闹……幼小的心里，真是好不开心。特别是过年还能收到一些压岁钱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七大姑、八大姨，每人能给上一角、两角，也就高兴得不得了了。小朋友聚到一块，总爱夸耀自己收了多少压岁钱。

长大了，上学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素养的提高，对过年的观念有了不少改变。大学五年有几年没回家过年。不是不想念父母，一是对农村仍存在的烧香、作揖、磕头等旧风俗有些看不惯，回到家，不入乡随俗又会受到村里人的嘲讽：“看上了几年学能的吧，连头也不给磕了。”二是在外地上学，回家一趟又得向家里要路费钱。那时，尽管从济南到家来回一趟路费不到十元钱，但对于只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的父母来说，则是天大的难事。当时，有两个春节是在学校度过的。与留校的同学、老师一起包饺子，吃年

饭，举杯祝福，共庆新春，并去大明湖划船，趵突泉观灯等……回想起来，仍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。

成人了，工作了，成家了。也有了责任，有了担当。过年时，带上年货与祝福，携同妻子儿女一起回家向老人拜年、祝福、进孝道，成了常态。大年三十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，儿子、媳妇们爸爸、妈妈的叫声，孙子们爷爷、奶奶的亲切呼唤，让老人脸上乐开了花。看着老人容光焕发的健康身体和心满意足的笑容，作为儿子的我，心里特别安慰，心中不住感叹：过年好！祝老人健康长寿。

年老了，退休了，家里父母二老都已过世多年，我也已成了家中的长者。如今，我和爱人每月领着几千元的养老金，读书、看报、写文章，旅游、跳舞、打太极，随心所欲，其乐无穷，每天都像过年一样；论生活，平时的生活都比小时候的过年要好多少倍。因此，对过年已没有了多少期盼，过不过已无所谓，有时甚至感叹“又老一岁！”唯一感兴趣的是儿孙们都放假了，一家人能够欢聚一起吃顿团圆饭了，每逢这时，听着儿女们叙说一年来的工作成就，孙子们汇报在校取得优异成绩，心中无限欣喜。这时，看着儿孙们健康成长，看着国家日益繁荣富强，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，真想今生再过去它二十个、三十个春节。

年就是家

文/孔金泉

春运是中国特色，据说韩国也有春运，但其规模无可比拟。按说，现代通讯工具如此便捷，人与人之间天涯也是咫尺，没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，非得千里迢迢跑回家去。但为什么，春节一近，就如坐针毡，归心似箭呢？

有人说现在的年味淡了，这是因为在那个贫乏的年代，年是个奢侈的理由。杨白劳还给喜儿扯根红头绳呢。年拉开序幕就是以各种方式犒劳自己的胃，全国各地概莫能外，一家老小围桌而坐，其乐融融。从腊八粥到祭灶糖，再到春节的饺子，更有那名目繁多的地方小吃，外埠没有，是家乡的味道。试问一句，在我们身上的器官中哪儿的记忆最好，是胃。尤其是久旱以后，撒下的几滴毛毛雨也是凤肝龙髓。不信，你回头看看，就会在记忆中找到这样的滋味，似乎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了。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。

现在不同了，物质极大丰富，山珍海味也不稀罕了，甚至于一提到这些东西，就想打抽抽，哪里还有什么念想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奔赴年？这是因为年就是家。看到一个数据，中国每年有上亿人在外漂泊，漂泊总要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把蓬蒿茅椽打造成一个人人羡慕的爱巢，曲肱而枕，乐在其中。于是他们屈尊俯就，在外做牛做马。人与人之间往往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，是荆棘而不是天鹅绒。这个时候，家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片林中空地，有稀缺的阳光和空气。同时在这个富矿之下，还有为他疗伤的灵丹妙药，而他要做的就是年这个“且停亭”中驻足一下。

在年里，我们走亲访友，过往的记忆鲜活起来，亲情得到加固和强化。原来自己还有一个不会被背叛的小圈子。或者就是简单的陪着父母逛逛街，吃个饭，工作的催逼让位于亲情的潺潺流淌。近乡情更怯的恐慌消失了，你像一只慵懒的猫舒展开四肢，如此惬意，仿佛已经抵达了人生的彼岸。母亲像翻旧照片一样，把你的童年往事一串串起，如在昨日，扑哧一声就笑出声来。他们早已是鬓发半白，却还把你当成怀里的孩子一般宠着，饭在锅里温了几遍，还纵容你睡到自然醒。

年就是家，家就是枕头。我们在年这个节点上缩一个结，与过去说声再见，积蓄力量再出发。有了年这个潭，家这个活水，哪个人不是生龙活虎？